

愛書·買書·藏書

劉以鬯

愛書成癖

· 靈文 ·



劉以鬯在書室中

在香港文化圈裏，劉以鬯的「知名度」頗高，他寫長短篇小說、散文，長時期在編着報紙副刊，時被邀請作學術性的演講等。

他的正式寫作生涯是從四十年代的末期開端，可以說是一名文壇老兵，但這位老兵從不落伍，而且越邁步越有勁道，現在仍是在最前行列排站着。

逛書店自幼養成

劉以鬯是江南人士——浙江鎮海縣人，從小便住在過去是全國文化重鎮的上海，在就讀小學時便養成買書習慣，如中華書局的《小朋友》，商務的《兒童世界》等更是長期訂戶。

中學他是在上海南火車站附近大同大學附屬中學就讀的，住讀生每個星期可回家一次，假日休假母親跟着他的去處不是吃小館也不是看場電影，而是去當時出版中心匯集於四馬路棋盤街的商務、中華、開明、現代等幾間書店看新出版的書和買書，他大包小包的挾持着，母親也時常要幫着拿一些。

那時他的興趣是儘量多擠出些時間來看課外書，只要有假日，他可以摒絕一切，但是不能不逛書店，這成了他的癖好，也成了他的主要節目。

他所看的課外書，多屬於文學範疇，多看多讀了，引起他嘗試寫作和投稿的興趣，從高中一起他開始了業餘寫作生活。

生活雖然平靜，但他的心情却無法平靜，「九一八」，黑山白水間響起了炮火；「一二八」，戰火已蔓延到眼前來。

總算日子捱到在聖約翰大學戴上文學士的方帽子，他畢業那年是一九四一年，這年冬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燃起太平洋戰火，幸好行畢業禮是在暑期，沒受多大影響。

翌年的農曆新年，他循着江浙交界輾轉迂迴到了陪都重慶。

結識了著名作家

上海留下劉以鬯的親人，也留下了他童年、少年時期的影子，更留下他求學時期陸續購下的書籍。

這些書中有良友所出的一些文學創作叢書，鄭振鐸編的世界文庫，天馬書店所出版的一些名作家們的自選集，開明的文學叢刊等等。

爲着能順利從淪陷區穿過三不管的「陰陽區」進入大後方，劉以鬯是儘量少携行李物件，爲避免麻煩，書是一本都不帶。

越嶺過江好不容易的到了山城重慶，他最初下腳的地方是郊區小龍坎，他的親戚所經營的一間中型規模的鐵工廠內。

小龍坎距大學區沙坪壩不遠，穿過中央大學、重慶大學等處便是櫛比的書店了。

抗戰時期，雖是物質方面貧乏，大多數的人在度着艱困的日子，但文化生活、讀書求知風氣却是濃郁的，洋紙沒有使用淺黃色或偏灰色的土紙，大印刷機沒有使用小印刷機印，一樣出了許多書籍和雜誌，而且其中不少值得細品精嚼的佳書。

我提起在那歲月中每期必搶着買才到手的《時與潮》雜誌和《時與潮副刊》來。

劉以鬯說：「《時與潮》確是本當時大後方的出色雜誌，主編人便是五十年代在香港美新處供職的孫晉三先生，你認識他吧。」

「認識，他是宋淇先生的摯友，對戲劇也有湛深修養，可惜在有爲之年玉樓赴召了。」

於是，劉以鬯在重慶一住定下來便又開始逛書店和

買書，這時期他有着機會閱讀許多英文本文學書籍，像英國大作家毛姆的一些著作如：人性枷鎖、劇場、月亮與六辨士等，都是在山城中作初讀的。

不久，劉以鬯進入新聞界工作，因編副刊結識了當時在大後方的多位著名作家。

自己搞起出版社

一九四五年和平之神降臨，許多人像以勝利者的姿態飛回上海，劉以鬯在山城再滯留了些時候，才買棹南返的。

江山依舊，景物如昔，但他在求學時代所購下的一些書籍已蕩然無存。

他稍事摒當，在個人的生活稍納正軌後，又開始逛書店和買書了。

當時許多人都有着一種幻想，八年苦戰，國土重光，該走上百廢待舉的踏實建設和大治了，書刊的出版業也在秣馬厲兵磨拳擦掌，蓬勃了起來。

劉以鬯久有心搞出版事業的意願，這時湊集了一些錢，辦起一間《懷正出版社》。

他接觸過許多歐美、日本出版的書籍，感到中國書籍在裝幀設計和排印方面都不夠精好，在世界出版之林中無可諱言的相形見拙，便想在這方面樹出個新風範來。

他和徐訏是在重慶結識的，那部為在重大時代留下些紀錄的《風蕭蕭》是在大後方報紙上連載的，這時劉在上海便將它排印了單行本，初版三千冊全部用精裝。

過除了工具書、和大學有關的各科參攷書，文學作品那時是極少精裝，劉以鬯出版社的第一炮，是冒着風險的。

出乎意外，這三千本長篇小說的精裝本却很快的銷完了。

這很給了懷正出版社的一些鼓舞和信心，便展開了廣泛的集稿，隨後出版的書籍有詩人戴望舒所譯的《惡之華掇英》、《姚雪垠創作集》、熊佛西的《鐵花》、田濤的《邊外》等等幾十部書。

懷正出版社的社址，本身很便有着文化氣息，它在上海僑定盤路，是劉以鬯自產一座兩層樓的洋房，院中花木扶疏，環境清幽，是做文化事業的理想地處。姚雪垠到上海時，曾在這裏小住，小說家徐訏也佔有一室，有時用來靜靜地看看書和寫作。在徐一篇《魯迅先生墨寶與良言》中，曾述及當年在這座小洋房中的生活片斷，魯迅所寫贈給他的一個條幅，曾懸在「懷正」廳內。

因為空間大了並搞起出版事業，劉以鬯購書和看書的興趣更濃，像文化生活社的幾輯文學叢刊、由良友公司蛻變為晨光的一些譯著，和其他新文學作品都整批的

懷正中篇小說叢書之一：

沈寂著《鹽場》



懷正中篇小說叢書之一：

秦瘦鷗著《危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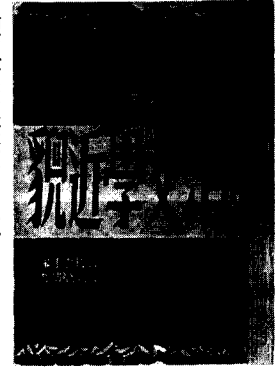


姚雪垠早期之短篇小說集，土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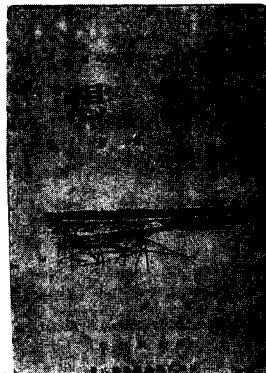


懷正文藝叢書第九種：

趙景深著《西洋文學近貌》



戰時桂林版《感想》



蹇先艾著《四川紳士和湖南女伶》

博文書局出版



購進，他着實享了一時期坐擁書城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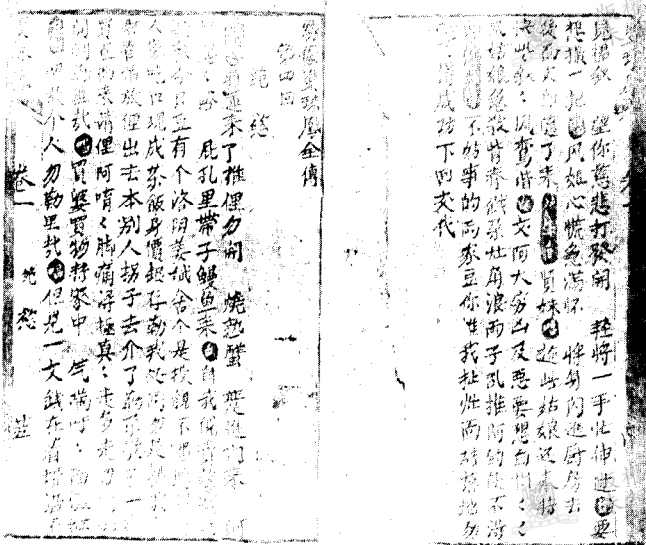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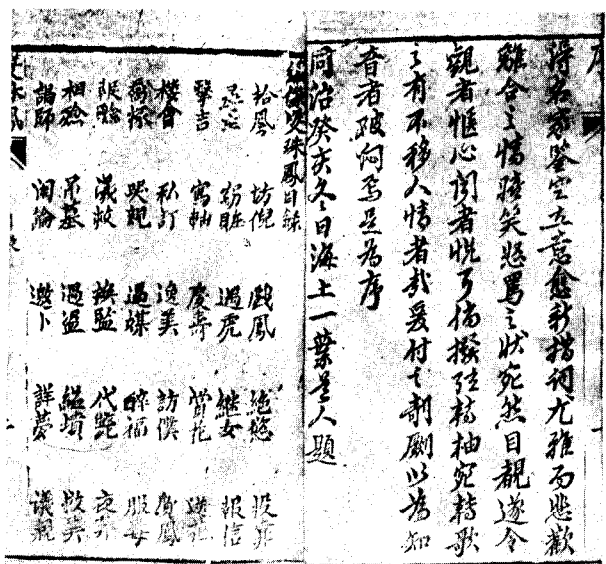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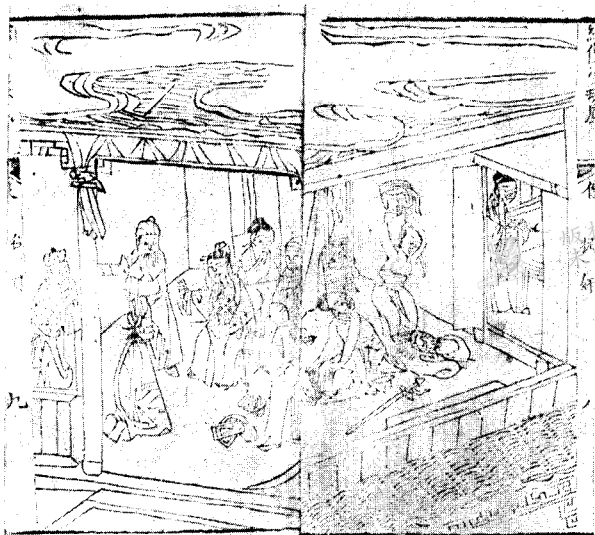
三次失書至甚惋惜

一九四八年是個大動蕩的年頭，劉以鬯來到香港。五十年代初期，他應新加坡《益世報》邀聘，在蕉風椰雨之邦工作了五個年頭，盡了些播散文藝種子的棉薄。

五十年代中期，他回到香港來，編報、寫作、翻譯，目前他是上午默默地在書室工作，下午到報館，晚上便閱讀些新的書籍和雜誌，在頗有規律下，度着標準文化人的生活。

提到書，他可有着一篇「哀史」，在求學時代所聚積的一些書，在他去了重慶，經過近四年的離亂，重履故地時已經移散難尋，這是第一批失書。及至辦了「懷正出版社」，為了參攷上的需要和因利乘便購進了相當數量的書，在他離去上海後已陷入不明狀態中，這其中包括他父親移撥到「懷正」的大部頭藏書：《古今圖書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

在香港這三十年環境比較安定，該不會失書了吧，



在他竟遇上了第三次，這是在他去南洋時，知道在該處不會居留得太久，便將來香港後所購置的一批書籍留存在叔父處，沒想到後來叔父移民去巴西，臨行諸事待理，沒將侄兒的書好好地託管，及至他從南洋回來，已有着「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悵惘了。

他提到這第三批失書，感到最惋惜的是他寧願少携帶點行李，也要將它從上海帶出的「懷正」所出版的幾十部書籍，這其中有着他和朋友們的友情（集稿），和自己的辛勤耕耘，也都一古腦兒地不知所終了。

後來，他在舊書肆中陸續找回了「懷正」出版的幾本書，加上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所贈歸的，共有了八種，但距當年所出版的數量還遠，（盼愛書與藏書的讀者們，手中如有上海「懷正」版的書，能和劉先生聯絡一下。）可是也曾有着意外收穫，劉以鬯在兩年前去英國時，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中發現了當年懷正所出版的姚雪垠創作集之一《長夜》，帶着欣幸心情將它影印了，這本書姚雪垠現在自己手裏都沒有，得知劉以鬯在異邦覓得此書，便索取了一份影印本。

藏書集郵愛陶塑

香港的舊書肆雖遠不能和以前廣州的文德路、北京的護國寺、琉璃廠相比，但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時，假若你有着披沙瀝金的心情和抽得出空時間，仍有碰到冷門好書的機會。

劉以鬯碰到和購到令愛書人欣羨的好書，下列是一部份：

木版所印的彈詞書兩部，一是《雙珠鳳》、一是《芙蓉洞》，前者刻印於清代道光年間，後者是同治年間，都是經歷百年以上的書籍了。太平洋戰前端木蕻良滯留香港時期所編的《時代文學》，他在冷攤上買到了第一至四期和第五六期合刊，內中有研究蕭紅相當重要的資料，這雜誌內還有着端木蕻良所畫的一幅手指畫《魯迅像》。此外有出版於民國初年周作人為商務印書館所譯或編譯的《現代小說譯叢》、《現代日本小說集》、抗戰時期出版的姚雪垠作《紅燈籠故事》土紙本，王西彥的《文學·科學·哲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司馬文森等著的《寂寞》、和蹇先艾的小說《四川紳士和湖南女伶》等，其中不少該是「海外孤本」了。

劉以鬯南來後集郵多年，此外也雅愛石灣美術陶塑，日積月累佳品不少，這需待以後專文來談；不妨說是無巧不成書，因他性好集郵而得遇上關於郵票的罕見書與好書，美國出版內容全部都是關於中國郵票的雜誌，無意中被他買到了自一九三六年第一卷第一期起至一九七〇年止的全份，這本雜誌取材認真，印刷精好，極有價值。

今年他搬入太古城居住，佈置了間稱心適意的書房，四壁中的三壁做了有玻璃門的大立櫃，書籍目前是在被約束中，還沒竄擾到客廳中去，他帶着笑嘆息說：「遏止不住自己添新書，總有一天，擺到滿廳隨地都是。」

（綉像雙珠鳳全傳）（南詞雅調），同治癸亥，淨雅刊本，十二本。